

## 第五章 討論

本章主要目的在針對研究結果與發現，做進一步詳細的討論。全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國中生關係攻擊者人數概況與性別差異的討論；第二節為國中女生關係攻擊者與非關係攻擊者，在意圖歸因與痛苦感、友誼品質和自我概念的差異情形；第三節為對意圖歸因與痛苦感、友誼品質和自我概念在國中女生是否為關係攻擊者之預測情形的討論；第四節為針對訪談關係攻擊者內容的討論。

### 第一節 國中生關係攻擊者人數概況與性別差異的討論

#### 一、國中生關係攻擊者人數概況

從本研究「學生社交行為量表」的調查結果來看，台北縣市六所國中，一共 21 班 760 位學生中(男生 393 位，女生 367 位)，被歸類為關係攻擊者的男生有 6 人，女生則有 40 人。也就是說，在本研究採樣的班級中，平均一個班級大約有二名較常對他人施行關係攻擊的女生，而男生則不到一人，大約三到四個班才會出現一位歸為關係攻擊者的男學生。

這樣的結果在研究者輸入問卷時已清楚的觀察到，例如在提名「班上哪三個同學，當他對某個人生氣時，會進行報復，讓這個人不能加入他的朋友團體中？」或是「班上哪三個同學會散播關於某個人的謠言或在他背後說壞話，讓其他同學不喜歡他？」時，大部分學生所提名的三個人選中，經常有一至二位同學的座號會重覆出現，而且無論男女都會提名這些同學。不過大致上量表中提名的結果仍然還是呈現男生較常提名男生，女生較常提名女生的情形，這也與國中時期，青少年較常與同性同儕相處互動的情形一致。所以這些跨性別被提名的學生，可以合理推斷他們的關係攻擊行為可能是班上同學眾所皆知的，是經年累月的發生，而非短期或暫時情緒性的攻擊行為；也顯示本量表所篩選出的結果是可靠的。

此外，在施測「學生社交行為量表」時，不少學生曾反應「班上哪三個同學，會讓他的朋友知道，如果他們不照他的話去做，他就要跟他們絕交？」這一題沒有人選可以提名，還有一位學生表示：「老師，絕交很幼稚耶！那是小學生才會做的事」。此一現象在研究者輸入量表結果時也發現到，與其他題項相較之下，在絕交此一題項的提名中，常常有學生無法提名出三位同學，甚至有些班級經常出現學生一個人選都沒有提名的情形。這可能是由於原版的「兒童社交行為量表」使用年齡介於國小高年級至國中階段的學生，在國小高年級學生可能常發生絕交的情形，但在國中階段，同學彼此間鬧絕交的情況可能減少許多，而改採用其他形式的關係攻擊。

## 二、國中生關係攻擊者之性別分析

本研究對男女生在不同攻擊類型人數的比例以卡方考驗進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女生被歸為關係攻擊者的人數顯著多於男生，也支持了研究假設(一)：國中男生與女生在關係攻擊者之人數有差異存在。此一結果與 Lagerspetz 等人(1988)、Cairns 等人(1989)、Bjorkqvist 等人(1992)、Crick 和 Grotpeter(1995)、Galen 與 Underwood(1997)、Osterman 等人(1998)的發現一致，認為女生比起男生較容易採用關係攻擊作為攻擊他人的方式。此一結果也代表我國國中女生並非較不具攻擊性，而是過去使用的評估方式可能並不適合於女性的攻擊行為，男生與女生在常用的攻擊形式是有所不同的。女生或許由於重視友誼或是人際關係的親密性、情感交流，再加上女生的團體較小又較為緊密，容易拉攏旁人進行排擠動作，而使用關係攻擊。

然而，有些研究卻發現關係攻擊行為沒有性別差異(Rys & Bear, 1997；Prinstein et al., 2001)，甚至以義大利學生為樣本的研究結果顯示，男生無論在外顯攻擊或關係攻擊的得分都高於女生(Tomada & Schneider, 1997)。研究者認為一方面可能是研究工具的緣故，Prinstein 等人採用的不是由 Crick 編製的量表，

而是自編的同儕經驗問卷，或許在內容的編寫上無法清楚辨別出男女在使用關係攻擊行為的差別；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文化差異造成的，Tomada 和 Schneider(1997)對於義大利男生比女生更常使用關係攻擊的解釋是，由於與家庭網絡有緊密、親近的接觸，他們可能從中觀察並學習到使用關係攻擊的方法。

如果照 Tomada 和 Schneider(1997)的說法，我國的人際互動也是較為緊密與注重人際關係的親近，何以本研究的發現卻是男女在關係攻擊行為方面存有性別差異。研究者認為這樣的結果並非表示國中男生不會使用關係攻擊，或許是他們不願意使用關係攻擊。可能因為國中時期的男生，為了尋求同儕的認同以及符合社會上存在的性別刻板化印象，會傾向表現自己陽剛的一面，而不願意流露較為脆弱的那一面。而關係攻擊對於男生來說，和外顯攻擊相比，可能是比較不男性化、不陽剛的，他們可能寧願用打架、爭吵來證明自己有男子氣概，而不願意使用迂迴、隱匿性的關係攻擊，然後被別人覺得是「小家子氣」、「娘娘腔」或「小心眼」的。

## 第二節 國中女生關係攻擊者與非關係攻擊者，在意圖歸因與痛苦感、友誼品質和自我概念差異情形的討論

### 一、關係攻擊者與非關係攻擊者意圖歸因與痛苦感的差異分析

由表 4-3 可知，國中女生關係攻擊者在「意圖歸因與痛苦感問卷」中的關係性激怒情境，比非關係攻擊者表現出較高的敵意歸因，傾向將曖昧情境中的人物意圖解釋為具有敵意的，如：選擇「他們在取笑我」、「那個同學不想找我一起去看電影」或是「他們在我過去之前正在說我的壞話」的選項；此外，在關係性激怒情境的生氣程度，關係攻擊者的反應也較非攻擊者來得高。不過在關係性激怒情境的難過情緒，則呈現出兩者差不多的情形。研究結果支持研究假設 2-1：國中女生關係攻擊者與非關係攻擊者，在意圖歸因與痛苦感問卷的得分上有差異存在。

研究者認為此一結果顯示，關係攻擊者在面對意圖不明確的社交情境時，的確容易將對方的行為解釋成負面的或具有敵意的，並引發其生氣的情緒，敵意的意圖歸因和生氣情緒在後續的社會訊息處理模式中互相影響，進而在行為的因應處理上，關係攻擊者比非關係攻擊者更容易採取攻擊行為，這也與 Crick(1995)、Crick 等人(2002)所進行的研究結果一致。然而，這樣的敵意歸因偏誤在研究者針對關係攻擊者進行的訪談中並沒有類似的發現，可能是由於受訪者在與研究者進行一對一的訪談時，因為僅於施測時見過幾次面，彼此並不熟悉，而使得受訪者呈現較為戒備或緊張的狀態，在回答問題時有所保留或不易流露出心中真正的想法。而問卷的部分是採用故事敘述，並在其中加入等量的工具性激怒情境作為混淆，可能成功地造成關係攻擊者在填答時，不易察覺問卷的真正目的且降低防衛心態，然後表達出心中真正的看法與感覺。

至於關係性激怒情境的難過情緒沒有達到顯著差異的原因，研究者認為可能是因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限定在國中女生，在青少年階段，女生對於友誼關係

本來就比較重視，互動模式通常是聊天、講心事。所以在面臨曖昧的情境，像是好朋友和別人玩、他人沒有邀請自己去看電影、打招呼別人沒有反應時，不管是攻擊者或是非攻擊者，都會產生難過的情緒反應。他不見得認為對方是故意或有意要這樣對他，但這樣的情境還是會讓國中階段的女生心裡覺得不好受，或許這些女生難過而不生氣的原因是把情境歸因為內在的，像是「我是不是做錯什麼了」、「他們是不是不喜歡我了」等等。

## 二、關係攻擊者與非關係攻擊者友誼品質的差異分析

由表 4-5 可以發現，國中女生關係攻擊者在「友誼品質量表」十三個分量表中的「對他人施以關係攻擊」、「自己對朋友的親密互動」以及「排他性」三個分量表的得分顯著高於非關係攻擊者。也就是說，關係攻擊者的友誼品質特性為比較容易與好朋友對其他人進行關係攻擊；比較會對好朋友吐露心事、傾訴秘密；傾向只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互動，既不願意他人加入，當好朋友和別人互動時，心裡還會不高興。上述發現支持研究假設 2-2：國中女生關係攻擊者與非關係攻擊者，在友誼品質量表的得分上有差異存在。

這樣的結果與 Grotmeter 與 Crick(1996)的研究有些雷同也有些出入，Grotmeter 與 Crick 發現關係攻擊者在「排他性」和「朋友對自己的親密互動」分量表得分顯著高於非關係攻擊者，前者與本研究結果一致，後者和本研究獲得的結果同樣都強調朋友間之親密互動，但互動的方向性是不同的，本研究發現關係攻擊者在「自己對朋友的親密互動」的得分較高。Grotmeter 與 Crick 對於其結果的解讀是，由於關係攻擊者要控制朋友，所以會以高度的親密關係作為要脅來達到目的，因此關係攻擊者之「朋友對自己的親密互動程度」會較一般非關係攻擊者來得高。而對於本研究的發現，研究者認為，關係攻擊者比較注重和好朋友互動時，自己是否將心事與秘密傾訴給好朋友，在訪談中，幾乎每一位受訪者都表示，好朋友和一般同學不同的地方在於「可以分享心事」(S5)、「有心事比較敢講」(S4)

等等，並未特別提及好友會跟自己透露心事，在這方面國內關係攻擊女生和國外是有所不同的。

不過在「排他性」分量表，則與國外的發現一致，這可能是因為關係攻擊常需要夥同他人一起進行，像是排擠別人或是不讓他人加入團體，都需要第三者的配合，所以關係攻擊者需要拉攏自己的好朋友。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關係攻擊者的安全感較低，時常擔心自己的友誼關係不穩定、會變動，所以會想要緊緊抓住自己的好朋友，也較不願意嘗試和其他的同學進行深入的互動。

最後，關於關係攻擊者與非關係攻擊者在「對他人施以關係攻擊」分量表達到顯著差異，研究者認為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因為國外目前的發現，認為外顯攻擊的特性是砲口一致對外的，而關係攻擊通常是發生在友誼當中 (Grotper & Crick, 1996)。然而，本研究的結果卻顯示關係攻擊者會和好朋友一起對他人進行關係攻擊，且訪談中受訪者除了表示「和朋友吵架時不跟他說話」(S3)之外，也提到「會和好朋友一起講某某人的壞話」(S2)、或是「私底下幫某人取綽號嘲笑對方」(S5) 等等，顯然國內國中女生使用關係攻擊的對象並不限於友誼關係之內，也會對於班上討厭的同學進行關係攻擊。或許，這兩種對象攻擊的目的和意義又是不同的，值得後續研究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 三、關係攻擊者與非關係攻擊者自我概念的差異分析

表 4-7 的結果指出，國中女生關係攻擊者與非關係攻擊者，於「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學生版」中的「學業/工作自我概念」分量表達到顯著差異，非關係攻擊者的得分高於關係攻擊者。亦即，關係攻擊女生對自己在學業表現方面的看法低於非關係攻擊女生。研究發現支持研究假設 2-3：國中女生關係攻擊者與非關係攻擊者，在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的得分上有差異存在。

此一結果是相當特殊而富討論價值的，過去國內外的研究都僅以整體的自我概念與攻擊行為進行相關探討(引自顏綵思，民 93)，發現攻擊者的自我概念較低

或是攻擊行為與自我概念呈現負相關。然而，本研究更深入去探討究竟哪一向度的自我概念是造成差異的主因，最後發現是「學業/工作自我概念」，此量尺是評量受試者對自己在學校或工作場合的表現抱持何種看法，及認為在這些場合中，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表現。對於學業/工作自我概念與關係攻擊行為之間的關係，研究者推測可能由於關係攻擊者認為自己在學業方面表現不佳，想從其他方面獲得成就感或是掌控力。對國中生而言，生活的重心，除了課業之外，朋友是相當重要的，學生日常生活與同儕相處的時間也是最長的，或許關係攻擊者希望從朋友身上獲得控制與成就感，因而使用關係攻擊，一方面可能在與好朋友共同排擠某個對象中，獲得成就感，另一方面則因為在友誼中使用關係攻擊而獲得友誼掌控力，彌補自己在學業表現的不足。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或許是學業/工作的自我概念對於整體的自我概念有重大的影響，使得關係攻擊者因此具備較低的自我概念，先前已提過，當青少年對自己有負面的看法或負面的自我基模，他們比較容易覺得自己在社交關係中的能力是不足的，包含他們處理人際情境的能力和達到成功的能力。此一信念可能會支持低自我概念者的負面情緒，更加留意社交互動時他人的拒絕，使他們在任何狀態下都產生防衛的心態，增加社交情境中的敵意和攻擊行為(Moretti et al., 2001)。

不過，學業/工作自我概念對於青少年來說，影響力真有這麼大嗎？研究者認為是可能的，從自我概念的發展來看，青少年期正逐漸形成一整體、統整的自我概念，然而這個階段的中學生學校課業壓力一直相當大，國內升學主義至今仍算是相當興盛，學生一旦在學習上沒有達到某種程度的表現或是師長的要求，很容易認為自己一事無成、什麼都不行，覺得自己很差、很糟。也就是說，單一向度的學業/工作自我概念，在此時期可能會嚴重的影響國中生對自己整體的觀感，進而影響其產生關係攻擊行為。

### 第三節 意圖歸因與痛苦感、友誼品質和自我概念對國中女生是否為關係攻擊者之預測情形的討論

研究結果發現，將「意圖歸因與痛苦感問卷」、「友誼品質量表」與「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一共二十二個預測因子投入邏輯式迴歸分析，能夠有效預測國中女生是否為關係攻擊者。再進行逐步迴歸後發現，最重要的三個預測因子為：對他人施以關係攻擊、學業/工作自我概念與心理自我概念，亦即將此三個預測因子合併來分類國中女生是否為關係攻擊者的正確率將近七成(68.8%)。這樣的結果支持研究假設(三)：國中女生之意圖歸因與痛苦感、友誼品質以及自我概念，能有效預測其是否為關係攻擊者。其中，「對他人施以關係攻擊」是指研究對象與好朋友一起從事關係攻擊行為；「學業/工作自我概念」是指研究對象對自己在學校和工作場合的表現所抱持的看法，以及認為在這些場合中，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表現；最後，「心理自我概念」是研究對象針對自我價值感、個人的勝任感、及自己性格或與他人關係所進行的自我評估，可以充分反應出個人整體性格。也就是說，若國中女生較常與好朋友一起對他人進行關係攻擊，對自己的學業/工作自我概念較低，且自己的心理自我概念較高，比較可能是關係攻擊者。由於本研究採逐步迴歸進行分析，因此在解釋時需特別注意，這些預測因子是合併的預測效果最佳，並不代表三個預測因子分開進行預測也有相同效果。

關於第一個重要的預測因子「對他人施以關係攻擊」，研究者認為可從二方面進行探討。一方面當研究對象在填寫問卷時承認自己會與好朋友一起對他人進行關係攻擊，也認為攻擊行為的頻率是偏高時(圈選3「有時如此」以上的選項)，這表示攻擊者對於自己的行為是有自覺的，其攻擊行為可能是較為明顯的。另一方面可能代表研究對象的好朋友也同樣是關係攻擊者，兩者關係親近又常常處在一起而互相產生影響。關於此論點，研究者在分析友誼品質量表時的確發現，關係攻擊者所填答的好朋友，通常也一樣是關係攻擊者；而非關係攻擊者



所寫的好朋友，也是非關係攻擊者。

關於第二個重要的預測因子「學業/工作自我概念」，研究者的解讀是：學生可能因為對自己在學業表現的看法不佳，而朝向其他能夠獲得成就感和控制力的方面進行努力，像是友誼關係，因此使用關係攻擊，一方面可以藉此拉近與朋友的距離，另一方面也能從中獲得控制、掌控的感覺。在邏輯式迴歸分析中的結果，也顯示此一因子對於預測國中女生是否為關係攻擊者是重要的，更能夠支持研究者前面所提及的論點。

最後一個重要的預測因子是「心理自我概念」，研究者認為有兩種可能性，會因應互動的對象而有所不同。其中一個可能是在面對好朋友時，因為研究對象對自己的自我價值感與個人勝任感較高，認為自己的自我形象是正向的，當與朋友發生意見不合或產生衝突時，為了保全自己良好的自我形象，而將發生摩擦的對象排除在人際互動關係之外，亦即使用關係攻擊行為。訪談中也發現此一現象，關係攻擊者不約而同表示，當她對好朋友生氣或不高興時，不會直接和對方說，反而會採取忽視與不理睬對方的態度，有的關係攻擊者表示她會偷偷請第三人轉達，但就算對方主動詢問她為何不高興，她也不會告知，卻希望對方主動發現自己在不高興，然後察覺哪裡做錯了然後改進。這樣的反應方式，似乎隱約傳達出這樣的訊息：我不要當壞人，如果告訴你哪裡不對，好像是在責怪你，可是明明就是你錯了，所以我希望你可以自己發現，不要讓我告訴你。

另一個可能是在面對班上同學時，由於「心理自我概念」對整體的自我概念有某種程度的影響，當研究對象覺得自己還滿不錯時，可能會以同樣的高標準去看待他人，當其他人表現得不夠理想或有缺點時，他們可能會認為這些人很糟糕、很差勁，而不願意跟這樣的人有互動，接著想要排擠對方，盡可能降低和對方接觸的機會。因此會私底下說對方的壞話使大家遠離，或是進行分組活動時，不願與這樣的同學同組共事 等等。

## 第四節 關係攻擊者訪談內容的討論

本節主要把訪談內容做進一步的整理與討論，以下就關係攻擊女生在「友誼品質」、「社交互動」以及「自我概念」三個方向共同之處進行探討。在此研究者要說明的是，訪談內容討論的目的在提供除量化的問卷呈現出的訊息外，關係攻擊女生與同儕互動時的情形以及對自己的看法，並無要與一般學生或非攻擊者進行對照的意味。

### 一、友誼品質

在訪談中可以發現，關係攻擊女生的友誼品質，的確和「友誼品質量表」中得到的結果差不多。在相處的情緒或感受方面，受訪者表示覺得開心，有時也會有難過的時候。不過受訪者大多提及「安全感」，覺得和好朋友相處時，比較自在，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有想法也可以直接說出來，不用擔心對方會生氣。這可能代表關係攻擊女生相當重視「安全感」，也或許因為其重視安全感，為了保持這樣的感覺，而對於友誼有較高的「排他性」，不希望好朋友和別的同儕走得太近。因而在好友沒有找自己說話、互動時，會產生寂寞、孤單的感覺。

此外，關係攻擊女生與好朋友相處的時間相當長，即使是短短的十分鐘下課時間，也會與好友一同聊天、聽音樂，中午吃飯時間也會一起用餐，進行分組時，也會盡量與好朋友分在同一組，放學後也會相約出遊或是逛街、買東西，有幾位受訪者甚至表示回家後還會和好友通電話長達二、三個小時。顯示關係攻擊女生的友誼關係是相當緊密的。

在「信任與保密」、「幫助與關心」方面，受訪者表示可以吐露心事給好朋友，而好朋友可以保守秘密；好朋友會幫助自己、表達對自己的關心。然而，特別的是，關係攻擊女生提到的都是自己向好友傾訴心事較多，或是自己有狀況時，好友幫助自己的情形，並未說到自己對於好朋友的付出或投入程度。造成此現象

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於訪談的題目設計與訪談次數，使得受訪者沒有機會談到這一部份；另一方面研究者認為或許在關係攻擊者與好朋友的互動過程中，關係攻擊者希望或是要求對方是比較遷就、配合自己的。

關係攻擊女生也談到和好朋友彼此比較瞭解，也因為珍惜這段友誼關係，所以願意包容對方，很少吵架，不過還是很難避免衝突的出現。正如 Hartup 和 Laursen(1993)的研究發現，好朋友因為相處的時間長，發生爭執的次數比普通朋友還多。有趣的是，有幾位受訪者提到，好朋友有時也是不能相信的，因為好友有時也會把自己的秘密說出去。這一方面顯示出關係攻擊女生雖然認為好朋友比起一般同學是比較能夠信任的，但並不是全然地信任對方；另一方面似乎也透露出，關係攻擊女生的生活中可能有許多秘密，是不方便為外人知道的，這當中是否存有什麼值得我們深入去探討的部分，則有待後續研究去瞭解了。

## 二、社交互動

研究者在訪談前，原先希望能瞭解關係攻擊女生與同儕以及好朋友互動的情形，包括發生衝突或是摩擦時，攻擊者的想法與感覺。不過正式進行訪談時，可能由於研究者與受訪者尚未建立一個安全、信賴的關係，或是受訪者警戒心比較強，不容易談到自己對他人進行攻擊，提到排擠他人或討厭的對象時，大多受訪者都會說：「我們班很多人也討厭他」、「我不會對他」，但是我們班其他同學會」等等，或許這也是攻擊者試圖合理化自己攻擊行為的方式之一。

不過在社交互動方面，還是可以發現在國中階段，關係攻擊者常提到的衝突或摩擦事件，還是與班級事務或是課程的分組活動，以及平日的同儕互動有關，像是打掃工作容易引起糾紛；分組進行報告時，若遇到成員不認真參與，也經常會引發衝突；而被同學或好友講難聽的綽號，也會令關係攻擊者感到不愉快。這可能由於國中階段學生的生活圈子比較小，即使會一同相約出遊，但次數仍然不多，放學後大半時間都花在補習班；此外，因國中階段的友誼群體較小，只有

相當要好的同學、死黨才比較會一起出去玩，很少有大團體出遊的機會與經驗，造成發生人際衝突或摩擦的地點與事件都是在校園內。

在人際互動的模式方面，關係攻擊者呈現出多元的方式，包含有：溝通協調、訴諸權威、冷落排擠、負面口語行為、直接告知、間接暗示。研究者也發現，當關係攻擊者比較重視互動的對象，通常會選擇採用溝通協調或是間接暗示的方法處理，為的是維持現有和諧的關係。有一位受訪者即表示，怕好朋友會生氣，所以希望由別人告訴他，或是用暗示的方法讓他知道。

如果是和普通同學發生衝突時，攻擊者通常會選擇直接告知的方式，因為相對來說，不較不擔心得罪對方。若屢勸無效，攻擊者會請具有權威的人，像是班級幹部、老師或是比較凶的同學幫忙處理，有位受訪者提到：「如果我真的受不了，我就會去跟老師講，說他已經很多次了，老師就會把他臭罵一頓」。

而對於班上討厭的對象，關係攻擊者均表示，不願意理會他，盡量少和他接觸，分組時也不想和他同一組，也就是進行關係的攻擊。還有受訪者也說到會和同學私下說討厭的人的壞話，幫對方取綽號取笑他。有趣的是，受訪者談到好友的反應時，都會說發現好友也不喜歡對方，或許攻擊者也從這當中得到了他人的支持，更加肯定自己討厭對方、進行關係攻擊的正當性。

研究者認為從這些多樣化的互動方式中，可以推論關係攻擊者的社會智能或社交技巧應該是相當成熟的，他們能就不同的情境與對象，選擇不同的互動方式，在處理人際關係上，可以說是富有彈性的。對於他們認為無關緊要的對象，可以採取破壞關係的行為；若是好朋友，則會使用低風險的互動方式去維繫彼此的關係。

### 三、自我概念

關係攻擊者的自我概念，無論是對自己的看法、或認為他人對自己的看法，是比較屬於外向性與正向的，不外乎是活潑好動、開朗。她們認為自己和一般

女生不一樣，比較好動、和男生聊得來，喜歡玩球類運動、愛玩的 等等，這似乎顯示出關係攻擊女生認為自己是獨特的、出眾的，這樣的結果也與邏輯式迴歸的結果相呼應，關係攻擊女生對自己的看法是較為正面的。

然而，研究者也發現一個特別的現象。在六位訪談者當中，有一位訪談者的自我概念是比較內向性與負面的，她覺得自己是沈默的、安靜的，在團體中有想法比較不願意說出來，寧願以網路、書信表達自己的意見，而較少直接說出來。她也認為自己很愛生氣，會因為很小的事情生氣。研究者推論受訪者對自己的自我概念是比較負向的，然而她也是關係攻擊者，研究者大膽假設，或許關係攻擊者中，可以分為兩部分，一大部分是自我概念正向者，另一小部分是自我概念負向者，若真如此，則兩者的自我概念分別以何種方式運作，與關係攻擊行為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係，值得我們再深入去瞭解。

## 四、其他

### (一)班級性的關係攻擊行為

雖然從訪談中無法直接得知受訪者如何進行關係攻擊，但可以發現，關係攻擊的確普遍存在於校園當中，且有些甚至擴展成為班級性的關係攻擊行為。有幾位受訪者表示，班上同學會針對某位非常討人厭的同學進行攻擊，這些攻擊包含有：當這位同學在課堂上發表意見時，班上同學會故意反駁；班級幹部特別注意他，當他一不小心犯錯時，馬上登記起來，如果他有意見，就再登記。尤有甚者，有一位受訪者表示，該班由幾位同學自行組成「討厭 協會」，該組織平日上課時準備錄音機，當討厭的對象發生糗事被老師責罵時，即錄音起來，下課時聚在一起聽，然後偷偷取笑當事人。

上述關係攻擊行為，研究者乍聽之下，感到相當的驚訝，究竟這些關係攻擊的受害者與攻擊者們有何糾紛，讓這些學生自行發起這樣的組織，一起排擠這位學生，而其他班上學生是否知道有這樣的組織存在。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此一

情形對於老師來說，絕對是棘手與難以處理的。

## (二)關係攻擊加害者也可能是關係攻擊受害者

研究者在訪談中發現，六位受訪者當中，有三位受訪者提到班上有人說自己的壞話或是散佈不實的言論，受訪者對於這樣的情形，表示不去理會，等到時間過去就好了，或是嘗試向同學去澄清，不會以牙還牙。可見有時候關係攻擊加害者也可能為關係攻擊的受害者，然而攻擊事件發生的前後順序很難去斷定，可能是關係攻擊者先去攻擊他人，他人進行反擊，使原先的攻擊者演變為受害者；也可能由於先前受到他人的關係攻擊，為了報復或在班級內生存，最後成為關係攻擊的加害者；當然，也有一種可能是受訪者，本來就同時是關係攻擊加害者與受害者。這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還有待後續研究更深入的觀察與瞭解。

## (三)關係攻擊受害者的特質

受訪者在訪談當中提到不喜歡同學時，除了強調班上其他人也不喜歡他之外，也能說出討厭對方的理由，研究者進行整理之後，認為關係攻擊受害者的特質大概可以歸納為個性不佳、問題行為兩大類。前者包含了：做作、任性、愛生氣，後者包含了：功課作業不交、分組不做事、喜歡亂說話、愛說謊騙人、衛生習慣不佳。研究者認為此一現象有兩個解釋，若受訪者所說的屬實，則有部分的關係攻擊受害者本身的確有不討人喜愛的特質；若受訪者所說的不完全是真實的，則這可能只是攻擊者用來合理化自己攻擊行為的藉口或說詞罷了，當攻擊者說服自己對方真的很討人厭，而且不只有我這麼認為時，所有的攻擊行為似乎都有替他人出一口氣的意味存在。

#### (四)關係攻擊與外顯攻擊行為同時存在

Talbott、Celinska、Simpson 和 Coe 於 2002 年的研究指出，關係攻擊發生在外顯攻擊之前，亦即當關係攻擊越演越烈之後，可能會引發外顯攻擊。而研究者在訪談中卻發現，班級中的關係攻擊與外顯攻擊是同時存在的。受訪者提到班上其他同學對於討厭的同學，會採取的攻擊行為有：罵他、趁他不在時踹他桌子、幫他取綽號嘲笑、故意在課堂上反駁他的意見、將對方的糗事錄音，事後嘲笑等等，這些行為明顯包含關係攻擊與外顯攻擊，可見得關係攻擊和外顯攻擊行為是同時存在。

對於此一現象，研究者的解讀是：可能是由不同攻擊屬性的加害者所造成，這也顯示出攻擊受害者的處境堪憐。被班上部分同學欺負，而其他沒有直接參與的同學，可能就在一旁看著，也許還幸災樂禍也不一定，也可能礙於班上的惡勢力，沒有人敢當會被眾人唾棄的「抓耙子」。

#### (五)難以歸類的攻擊行為

研究者在訪談中發現一項攻擊行為難以界定應為關係攻擊或外顯攻擊，有受訪者提到班上有同學趁著某個同學不在的時候，把他的桌子踢倒，等到這位同學回到位子時，因為不知道是誰弄的，只好自己默默地把桌子搬好。研究者目前在學校實習時，也遇到一位女學生訴說自己被班上同學欺負的情形，她描述自己到合作社買了牛奶和麵包，回到班上後放在自己桌子，離開去洗手間，等到她回到位子，卻發現牛奶不見了，而麵包掉在地上並且有被別人踩過的痕跡，最後她在班上的垃圾桶裡發現她買的牛奶。這位學生也說自己的東西，像是課本、文具也常常莫名地不見蹤影，詢問班上同學總是得不到回應，最後都會在垃圾桶裡找到遺失的物品。

研究者認為單就外顯攻擊或關係攻擊的定義，很難將這樣的攻擊行為歸類於這兩類攻擊當中，它既沒有直接造成肢體的傷害，更不是言語的諷刺侮辱，也沒

有人際關係、社交地位的威脅與損害，因為如果這位攻擊受害者不說，除了加害者與旁觀者之外，根本不會有其他人知道。這樣的攻擊行為，對於老師來說，是更難以處理的。研究者認為這需要老師平日即在課堂中培養學生的道德勇氣，讓學生擁有勸阻攻擊行為發生的勇氣，才可能遏阻這些行為的一再發生，因為老師不可能二十四小時都跟在學生的身邊，一定要設法讓班上形成友善的班級氣氛，才能降低學生受到傷害的可能性。

## (六)檢討與修正

研究者進行訪談及分析逐字稿後，發現訪談內容未能完整反映本研究想要瞭解的關係攻擊女生的想法，與指導教授討論認為訪談方式仍有可以修改、精進之處，提出供後續研究者做為參考。

### 1.增加訪談的參照點：

由於研究者考量時間與人力後，僅針對關係攻擊女生進行訪談，但進行逐字稿分析後，發現難以區辨訪談內容反映出的究竟是「關係攻擊女生的生活」或是「一般國中女生的生活」，像是友誼品質的陪伴與娛樂、瞭解與包容 等等。因此研究者認為訪談非關係攻擊女生，以增加訪談分析的參照點，才能更有效建構關係攻擊女生與同儕及好朋友之間互動的情形。

### 2.增加訪談次數：

因本研究僅進行單次訪談，雖然受訪者在訪談前即與研究者於填寫研究問卷與量表時見過面，研究者也向受訪者說明訪談對象是採抽籤的方式挑選而來。但可能由於訪談採一對一的方式，研究者在進行訪談時，仍會感受到部分受訪者表現得過於緊張或擔心，在訪談頭幾分鐘的對話經常是一問一答，通常要到訪談中段或快結束時，受訪者才漸漸放鬆。因此研究者認為若要使受訪者打開心房，甚至侃侃而談，必須再增加訪談的次數，才能獲得更豐富的結果。



### 3.修改訪談問題：

研究者設計訪談問題時，已考量到受訪者可能對於與攻擊行為相關的問題有所保留，因此設計一些假設性問題，但成效仍有限。或許未來的訪談可以參考「意圖歸因與痛苦感問卷」的設計方式，多採用描述更為具體的假想情境故事，作為引導受訪者回答問題的方向。